

四大力量博弈与东亚战略稳定

门洪华*

长期以来,东亚战略稳定受到高度关注。战略稳定缘起于冷战期间苏美以确保相互摧毁为基础的军事安全理论,近年来越来越成为大国关系的核心议题,尤其是随着国际关系变革和战略问题广度和多面性的展现,战略稳定已远超出军事意义,^②从广义角度理解和分析战略稳定已成大势所趋。正如中俄领导人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所指出的,“应当从更宽、更广的视角,将战略稳定看作国际关系的状态。”^③有鉴于此,我们宜把战略稳定视为一个多维议题,从安全、地缘、军事和经济等多侧面予以探究。2021年11月16日,中美领导人视频会晤谈及中美战略稳定的议题,更是引起了全球的积极关注。当前,中美战略稳定的重心在东亚,事关中国发展与安全的核心利益,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战略稳定受到各种战略力量博弈的关键性影响,往往与大国政治关系变化直接相关,并表现为动态演进的过程。东亚向来是世界诸大国竞争重地,其战略稳定深受中美日东盟四大力量博弈的影响。美国将东亚视为确保其世界大国地位的核心区域,以同盟和伙伴关系为核心抓手进行战略经营;日本长期把东亚视为确保其战略利益和谋取世界大国地位的支撑,孜孜念念以求主导地位;为维护自身利益和在东亚一体化的核心地位,东盟奉行大国平衡战略,以“东盟+1”为核心战术应对东亚变局;中国崛起牵动着世界关注的目光,而中国在东亚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周边国家的神经。这四大力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使得东亚的走向举世关注。当前,由于百年变局影响和大国战略的普遍调整,世界各地影响全

* 门洪华,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特聘教授。

② 达巍、张昭曦:《中美关系新阶段中的战略“失语”与战略稳定探索》,《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5期,第39~59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16年6月26日。

球战略稳定的消极因素正在增加,东亚更是因大国博弈而首当其冲,各界普遍担忧东亚可能滑向“新冷战”,战略稳定出现严重偏移。

中美日东盟四大力量相互制衡,是长期以来支配东亚战略稳定的核心要素。进入 21 世纪,四大战略力量致力于寻求自身的优势和对其他力量的制衡,难以就未来目标达成一致,在地区稳定与繁荣上出现越来越多不同的考虑。2010 年以来,美国极力充当“离岸平衡手”,有意在东亚保持适度的紧张关系,利用中国和邻国的嫌隙,特别是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担心,推动这些国家加强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防止亚洲国家对中国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战略依赖成为美国对华关系的主线。美国战略的调整引发了东亚权力重新组合,使得东亚安全形势更趋复杂,传统的领土争端与愈演愈烈的海权竞争相互交织,中美安全竞争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美国战略调整的矛头直指中国,在热点问题上采取明显偏袒中国邻国的立场,强化与相关国家的同盟、准同盟关系,对地区争端升温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使得中国感受到了军事遏制态势和强大的战略压力,并造成了两国地缘战略竞争的深化。与之相对照,中国立足临近地区,以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共建“一带一路”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等为抓手,致力于促成东亚地区全面合作的制度框架,加强地缘政治经济的塑造能力,促成地区内国家对中国发展经验和成果的分享,提高了中国的议程创设能力,成为塑造地区进程的核心动力。东盟总体上对中国崛起持欢迎态度,主动适应的态势明确,但平衡和冲淡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扩大也是其重要趋向;抵消和平衡美国的作用是催生东亚制度安排的重要动力,东盟欢迎美国的军事存在,希望借助美国力量平衡中国、制约日本,同时对美国争夺东亚合作主导权的企图充满警惕。中国深刻理解东盟的忧虑和关注所在,双边合作成为东亚稳定的核心动力。日本对东亚主导地位有着持久的渴望,面对中美双强并立的局面,日本一方面依靠美日同盟制衡中国,不放弃争夺东亚经济主导权的机会,另一方面则期望与中国保持密切经济关系。可以说,日本是东亚变动的干预性变量,是影响东亚变局的重要因素。

在 21 世纪的第二个 10 年,东亚基本上保持着较为平衡和相互制衡的状态,尽管局面越来越滑向消极,宏观战略稳定遭受侵蚀。美国自奥巴马政府以来,开

始改变在主权争端上不选边的立场,^①挑唆其他南海争端当事方在南海问题上对抗中国。随着美国加大在南海地区所谓“航行自由行动”的力度和频率,其挑衅性和针对性日益增强。^② 特朗普推动中美战略竞争从概念成为事实,使得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进程性冲突和观念性对立全面突出,给东亚战略稳定增加了新的变数。美国常态化和升级南海“航行自由行动”,不断推动其盟友参与南海联合军事行动,不少美国学者开始用“新冷战”描述中美关系的演变。^③ 在安全问题上,美日合流渐成趋势,美日印澳四国同盟逐步结成,在情报共享、后勤支持和联合军演等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搅动了地区战略稳定的一池春水,使得不稳定愈发瞩目。东盟在维系领导者和平衡者的角色上步履维艰,和中国进一步靠近成为战略需求。当然,特朗普对东亚的冲击涉及方方面面,其贸易战和四面出击的策略给日本和东亚诸国带来了困扰。有鉴于此,为应对特朗普冲击,中国和东亚国家曾经采取相向而行的措施,尤其是2018年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再认定和2019年以来李显龙在多个场合呼吁中美关系不能继续恶化的态度转变都是明证。

2021年,东亚战略稳定遭受严峻挑战,该地区仍是大国博弈的前沿,中国面临的东亚安全挑战不断加剧。最主要、最具影响力和破坏力的不稳定来自美国的战略投射。拜登上台后不久即发布《国际安全战略暂行指南》,毫不隐讳地指出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敌手,声称美国将支持在中国附近的国家和地区以及经济伙伴应对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确保由美国而非中国制定国际议程,以恢复美国的信誉和全球领导地位。^④ 美国致力于推动同盟机制创新和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化,推动美英澳结成轴心,以美英澳三国轴心、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和“五眼联盟”为核心支柱的围堵威胁中国的战略格局逐步成型。美日勾结进一步深化,双方宣布“强烈反对中国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的企图”,强调《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海域;台湾问题、南海问题和东海问题被频繁拿出来炒作,美台关系滑向实质性变更。因

① 李开盛:《基于义务的合作:角色理论与中美东亚安全互动》,《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4期,第57~79页。

② 韦宗友:《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新动向及其影响》,《当代世界》2020年第12期,第44~51页。

③ 吴土存、陈相杪:《中美南海博弈:利益、冲突与动因——兼论破解南海“安全困局”之道》,《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4期,第40~56页。

④ 郭锐、李小龙:《拜登政府时期美日韩三边关系走向》,《当代韩国》2021年第2期,第3~9页。

此,我们有理由怀疑美国以稳定之名,行不稳定之实,导致东亚战略稳定发生严重偏离。与此同时,美国直接点名新加坡、越南和其他东盟成员国,强调与它们深化伙伴关系,试图以此破坏这些国家与中国达成的共识。^①与特朗普相比,拜登高度重视拉拢东盟各国,加紧在东南亚的战略布局。2021年7月,拜登与东盟多国进行线上会谈,派遣副总统哈里斯、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东盟多国,持续炒作中国威胁和南海议题,试图离间中国和东盟关系,拉拢某些东盟国家制衡中国。

在东亚地区关系中,美国最关注日本的战略走向。进入2021年,日本更倾向于同美国战略捆绑,明确通过联合声明宣示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在多领域配合美方对华遏制举措,^②与美国沆瀣一气,频繁在台湾、涉港、涉疆和南海等问题挑战中国的底线。尽管中日经贸联系难以割舍,但双边关系遭受严峻挑战。^③同时,在美国的鼓动下,越南和印尼等部分东盟国家在中美间表现出更大的对冲性,某些东盟国家的个别政治势力制造反华情绪,刻意掀起反华舆论,鼓噪南海问题,挑唆民众反对执政当局与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和妥善解决南海问题的现行政策。^④

上述变动导致东亚战略稳定出现严重偏离,这主要表现在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走向、南海问题和台海问题的持续被炒作。拜登政府强化同盟体系的政策带动了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成为应对中国的重要甚至首要工具,该机制有可能成为遏制中国发展的军事同盟和“亚洲小北约”。^⑤随着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深度介入,不排除南海局势再度陷入动荡的可能性,而台湾问题已经成为东亚战略稳定遭遇挑战的核心指向,美国和日本图谋军事介入台海,导致冲突风险急剧升高。^⑥

东亚战略稳定也有某些相对积极的因素值得重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中美从特朗普执政时期的激烈冲突走出,经过近一年的博弈,出现了关注双边战略稳定的思考。2021年11月习近平与拜登的视频会晤表明,美国

① 杨保筠:《新形势下的中国—东盟关系及其发展》,《东南亚纵横》2020年第5期,第5~20页。

② 卢昊:《中美日三边关系动向及日本战略应对》,《东北亚学刊》2021年第5期,第67~78页。

③ 刘星:《后疫情时代中日安全关系的复杂性与风险》,《日本研究》2021年第2期,第11~15页。

④ 范祚军:《后疫情时代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前景》,《当代世界》2021年8月,第41~47页。

⑤ 张云:《美国亚洲同盟体系多边化前景和中国的战略选择》,《日本研究》2021年第3期,第13~14页。

⑥ Evan S. Medeiros, “Major Power Rivalry in East Asia,” <https://www.cfr.org/report/major-power-rivalry-east-asia>.

希望寻求与中国关系的稳定性,寻求在共存基础上的竞争。双方深刻认识到战略博弈步入长期化的必然,出现某些战略和缓的迹象,对中美战略稳定的关注具有一定的建设性。其二,东盟建设性走向值得鼓励。美国等域外国家的搅局并未阻止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不断升级,^①东盟各国领导人均反复申明其不卷入中美之争、绝不选边站队的立场。东盟国家不愿意放弃自己在东亚的协调中心地位和战略自主,在制约美国和日本等搅局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2019年以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多次讲话呼吁中美放弃零和博弈,营造稳定和发展的地区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影响。同时,中国和东盟在新冠疫情应对和经济发展上的友好合作进一步夯实了双方的战略认知。其三,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抓手,东亚经济合作的局面得以稳固。中国提交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书面信函,致力于以经济手段维系地区和平繁荣局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于2022年1月1日对文莱、柬埔寨、老挝、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等六个东盟国家及中国、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四个非东盟国家生效,这将是东亚战略稳定的重要抓手,所涉各国应积极善用。

2021年的事态发展表明,东亚战略稳定遭受严峻挑战,中国的东亚地区环境进一步恶化,涉及国家安全的台海和新疆等核心问题遭受恶意攻击,某些问题存在长期化的风险。面向2022年,东亚战略稳定将继续遭受挑战,菲律宾和韩国的选举结果是否会影响东亚整体稳定,值得观察。2022年,东亚战略稳定仍然并将长期取决于中美关系,我们要勇于斗争,善于斗争;东亚宏观经济稳定可以实现,东亚加强经济合作的取向将有效抵消美国的战略对冲;东亚安全基本上可以保持动态稳定,着眼于长远的战略安排需要进一步部署,努力维系东亚国家的战略回旋余地,抵消美国逼迫其选边站队的压力;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双边关系是否走向动态稳定值得密切关注,日本是影响东亚战略稳定的核心棋子,其动向值得我们深入观察和冷静应对;全面压制台独是我们必须的战略姿态,我们要做好应对台海危机的全面战略准备。

^① 胡艺、龙旭:《中国—东盟对话30年:经贸合作回顾与展望》,《和平与发展》2021年第5期,第118~134页。